

佳作



作品：

倒數零點四三二一秒



得獎者：

朱宥勳

朱宥勳，一九八八年生，作品本身即是最好的精神自傳。然而認識總是從一些不精準的框架開始的：就讀清華大學，喜歡那邊的樹遠勝於人。現為耕莘寫作會成員，並為中華職棒Lanew熊隊BBS討論區版主。



得獎感言：

自從讀過安貝托·艾可一篇談論「感謝名單」這回事的文章之後，就嚇得再也不敢隨便感謝誰了。然而認識我的人都知我知我會記住你們的，如果我想謝謝誰，我會用我們的小默契來讓你知道。我喜歡在眾目睽睽之下，不被發現的共謀，我喜歡這樣祕密的把戲，像是一種人口稀少的族類，公開地傳遞沒人能懂的密碼。就像小說。就像你懂，你懂得。



倒數零點四三二秒

以膝蓋下緣到腋下大概十顆棒球的長度為長，六顆棒球並排起來為寬，會組成一個狹長的長方形。那比例看起來有點像是加路蘭風景區裡的紀念碑，碑後是一道兩公里左右的斷崖，再下去就是碑上所說「東部最美的海岸線」。但是今夜，在這座難得啟用的棒球場裡，加路蘭一點都不重要。全場的幾千隻眼睛關注的狹長長方形是那介於投手與捕手之間，主宰整場比賽的隱形方框：好球帶。

我反剪著雙手，站在看台區。再過一個多小時，這座棒球場將迎接今年的第一場比賽。我所站著的地方會有人潮來來往往，牽著小孩的母親，還未脫去制服的高中情侶，面色如手上的酒瓶一般暗赭的中年人。

天色還沒暗下來，而我記得琪對我說：「天黑的時候要回來陪我。」

其實，世界上每個地方的好球帶是不一樣的。在棒球的故鄉美國，好球帶比較沒有那麼長，角度也比較低；而日本職棒的好球帶略略呈梯形，底部比頂部各寬了一顆球左右。有些缺乏自信的打者站上打擊區的時候，會把身體蜷曲起來，讓好球帶更小，讓投手更難瞄準。

一位今天晚上即將登場的強打者曾有一句名言，當記者在他與強敵決戰的前夕，問他怎麼應對明天的比賽的時候，他說：「再快的球，也是得通過好球帶的。」

我已經很久沒有在他的比賽執勤過了，事實上是，我已經很久沒有在比賽裡執勤了。球季開打的這三、四個月來，我每天早上都用肩膀頂開外野側邊的鐵門，拍掉身上沾染的鐵鏽，開始一整天的整理。我駕駛後方掛著沉重刮杓的電動車，在內野裡來回輾壓，直到紅土平坦得像晴朗的湖面為止。將近正午的時候，我會調校好割草機的高度，確保外野的草皮永遠維持在最適中的高度，不會糾纏球員的釘鞋，飛身撲滑的時候也不會被碎石塊擦傷。如果遇到雨天，我會開好幾趟車從倉庫載來紅土，一待雨停、排水完畢，就整包整包地覆上去。

每當我抬起頭，感覺陽光沿著汗滴鑽進領子裡的時候，我便會有種錯覺，也許這是我一個人的球場，這世界上沒有其他人知道。

琪向她的朋友們這樣介紹我：「他是開棒球場的！」

我聽到這話總會有點局促，也許是因為，我沒有辦法讓我的妻子用平凡的方式介紹我的職業吧。有的時候我會和她說：「你可以說我在球隊裡面工作呀。」

「喔？」她側過臉，似笑非笑：「真的啊？那如果他們問我，你是哪一支球隊的呢？」

我並不屬於任何一支球隊，我屬於球場。我一年只會見到我的上司兩次，就是縣政府新春團拜的時候，和尾牙的時候。沒有比賽的日子裡我沒有同事，比賽的那天我會忙得像是舉辦宴會的主人。只有我知道每一道門的鑰匙在哪裡，外野的聚光燈怎麼開，售票室的第三個燈泡幾年來都不會亮。

我不是在說我有多孤獨，我的工作有多沉悶。我很喜歡我的工作，我喜歡待在球場裡，累的時候

就坐在空無一人的球員休息室，讓腦袋反覆播放著昨晚和琪的對話。有的時候我會非常非常想念琪，拿起手機撥打給她，問她好不好，學各種小動物的叫聲逗她笑。

她偶爾會問我：「今天晚上有沒有比賽？」

今年夏天，中央山脈以東照例乾得沒有什麼雨，而比雨水更稀少的是棒球比賽。我依然辛勤地保養著球場，然而球季開打了將近四個月，仍沒有一支球隊願意來這裡比賽。他們以前就不太願意來了，車程太遠，來回一趟對球員的體力是很大的損耗，而且長途坐車會讓球員的肌肉僵硬，容易受傷。可是從來沒有這樣的，棒球季不過七、八個月，過了一半都還沒有來過這裡。我為這座球場感到寂寞。它不是全世界最好、最漂亮的棒球場，卻絕對是東海岸最棒的球場，但每日裡就只有我一個觀眾，坐在它裡面，沒有歡呼與掌聲，只有我踴躍的碎聲：「快了，他們很快就會答應了。」

比賽晚上七點才會開打，下午四點左右，兩隊的球員陸續開始進場練習，後援會也開始測試大鼓、音響和麥克風。來台灣比賽的外國球員常常都很驚奇；他們常常在幾萬名觀眾面前奔跑、擺臂，可是卻沒有台灣五千名觀眾所製造出來的聲音大。後援會的各種帶動氣氛的工具就不說了，觀眾手上敲著加油棒，鳴氣笛、吹哨子……我熱愛這種躁動不安的歡樂氣氛，一切的聲音在空氣裡碰撞壓縮，彷彿有什麼不滿要畫破平凡的日常生活，噴灑出來。而在嘈雜裡，我知道我是少數冷靜的觀察者。

第一次帶琪來看球的時候，她興奮地隨著場上的變化大笑、尖叫、響亮地歎氣。

我喜歡這樣的氣氛，但我從未加入。

在我心中，等待的是更為細微的事物。我和我的球場難得才能遇上一場比賽，它用修整已久的平坦內野和翠綠外野記住那些敏捷和爆發力，而我只能倚賴肉眼。所有器材、燈光都安定停頓之後，我會在外野觀眾席找個地方坐下來，抽出琪暱稱為「日記本」的小筆記本，開始逐球、逐球地記錄。

S 135 外角高直球

B 137 外角偏外直球

B 137 外角偏低直球

F 122 內角曲球擦棒界外

F 116 外角變速球擦棒界外……

S是好球，B是壞球，F是界外球。我在場邊塗寫，彷彿是來此尋找潛力新秀的球探。棒球場上，有一些事情很容易看見，比如第四棒打者將小白球揮過天際，送出一支三分全壘打；比如投手將一百四十五公里的凌厲速球塞進好球帶，三振打者；比如外野手奮力撲球，球卻打在手套裡彈出來。這是大部分觀眾心目中的比賽內容，然而對我來說，真正發生的事情是：從第一局到第四局，投手的平均球速已經由一百四十三公里降到了一百三十七公里，球進入好球帶的位置也不再能貼著膝蓋的下緣，而是慢慢飄高到小腹的位置。變高、變慢的球被狙擊是理所當然的。某位打者上場的時候，外野手們悄悄向左邊移動了三步左右——這會釀成大禍，這位打者可以隨心所欲地把球擊向球場中的任何空檔。

「你記那麼多，有認真在看比賽嗎？」琪湊過來看我手上的表。

我對她笑了笑：「我們來打賭，你相不相信我可以預知未來？」

琪的眼睛亮了起來，她喜歡小遊戲，「賭什麼？」

「我如果三次預言都沒有猜中，我答應你一件事；我只要猜中一件以上，你就要答應我的任何要求。」

琪的眼睛在眼眶裡轉了一圈，隨著她嘴角微勾的笑容，我感到我外套左邊口袋在發燙。

那裡面是一個紅絨布小盒，塞在口袋裡面有點局促。

她接受了挑戰。那年，琪和我看過了過去兩年來所有來到這座球場的比賽。兩年前，我第一次約她來球場看球，那也是她這輩子第一次看球，她哪一隊也不認識，但馬上愛上了這裡面歡騰的嘉年華氣氛。比賽結束之後，我關掉所有的燈，只留著一盞探照燈打向中外野。她開心地在燈光圈邊緣跳進跳出，在空無一人的午夜球場大聲唱歌。累了就併排躺在漆黑無光的左外野草皮，微微的草香與微微的星光。我吻了她。

「天黑，」她說，「天黑的時候，我想要有人陪我。」

然而醫院的燈光總亮得像是沒有天黑這回事。

一個很簡單，但是很少為人所知的事實是：其實棒球比賽是個關於倒數計時的遊戲。對投手來說，他只有四個壞球的犯錯空間，每丟一個壞球，他就距離失敗的對決更近一步；打者的倒數計時則

是三個好球。每個進攻的半局都只有三個出局數，也是從三倒數計時。兩隊各經歷了九次，也就是剩餘的半局數從十八倒數至歸零的時候，比賽就結束了。

等到那時候一切就都來不及了。

一位舉世聞名的棒球數據統計學家曾經說過，棒球場上的每一個微小的變化，都能夠連鎖到最後的結果。沒有人出局、沒有人在壘的時候，進攻方具有0.55分的得分期望值，可是如果這名打者被三振出局，得分期望值會馬上掉到0.3分以下。每一個好球都會減低打者百分之七點五的打擊率；反之，若是壞球就會上升。

我坐在四個月來第一次開賽的棒球場裡。我絞扭著手指，努力要自己不要拿出手機來。

我能不能靠一些微小的改變來連鎖影響結局？往左邊站兩步，或者讓球出手的角度低上十五度？那次的打賭是一個很大的冒險。就算是擁有過去兩百年完整統計數據的資料，若要對單場的球賽做出預言，都不敢斷言自己能夠有超過百分之二十的準確度。統計學家已經證明，在棒球場上，球技之間的差距只能影響正負一分，但運氣卻可以影響正負四分。

我那時候手上的籌碼是這樣的：我熟悉這名正在投球的老投手，他曾經靠著剛猛的速度球壓制打者，然而他現在老了，只能靠著技巧和經驗與打者周旋。而他所屬的球隊只能靠他了，其他的投手早在幾天前的比賽就疲累不堪。我把記錄紙翻到背面，寫了遞給琪：

兩局之內，這個投手不會下場。

接下來到比賽結束以前會出現全壘打。

這場比賽，地主球隊會逆轉獲勝，敗戰投手就是正在投的這個人。

紅絨布盒子裡是一顆紅縫線棒球。高級品，縫線咬得很深且緊密，球皮是真皮，重量分配平均。重點是，那是我已經蒐藏了近十年的一顆簽名球，簽名的球員是目前台灣史上最偉大的打者。他生涯砲轟過的外國強投兩隻手都數不完，球迷之間有個玩笑似的說法：被他炮轟過是成為強投的必經之路。

但在我遞紙條的這一刻，我的預言讀來十分無稽。老投手先用兩顆位置古怪的直球搶到了兩好球，最後一顆從肩膀垂直下落到腳踝的大幅度曲球讓打者揮了個大空棒，三振，攻守交換。

琪抿著嘴看我，我牽著她的手，聳聳肩。

看著她那樣笑，我突然想輸掉這賭局，想知道她會對我做出什麼要求。和我想做的事情是一樣的嗎？

一日，當我推平了乾燥的紅土內野，確定外野草皮狀況良好，適於比賽之後，我走進四個月來都沒有球隊人員進駐的辦公室，撥了一通電話給我的上司。

我說：「這裡的球迷需要一場比賽。」

我什麼證明也無法提出。我知道在中央山脈以東的這個地方，票房時好時壞，而所有球隊都不願意冒險讓自己的球員疲累地來回。我的上司說有沒有比賽不是他可以決定的，如果本縣市有少棒、青

棒願意付租金，球場隨時開放。我要的不是這樣的比賽，我要的是有大鼓、汽笛和哨子的職業棒球。我分別打電話給四支職棒球隊，他們的公關人員對我說：「我們會和賽務部討論，盡快安排的。」我頹然地掛上電話，沉埋在辦公室的沙發裡，像是被總經理訓斥的員工。

我需要一場比賽。

琪是在我們結婚的第三年生病的。我們討論起來的時候只說「生病」，而不會說生了什麼病。琪瘦得很快。她原本就瘦，然而是很有力氣的，她在一家貿易公司當職員，有比賽的時候，她會騎時速超過六十公里的快車飛奔到球場。我們一起坐在中外野的第四根探照燈柱底下，喝啤酒，吃小販兜售的滷味。她和坐在我們附近的球迷打成一片，一起喊加油口號，唱歌、歡呼，失望的時候一起歎息、發出噓聲。而我安靜地坐在旁邊記錄，她嫌我太安靜的時候會湊過來，重重地在我臉頰上吻一口，黏滯十幾秒，這樣用含糊地聲音說：「你看，得分了耶！」

我們一起在週末假日出去旅行。我們騎著機車往北走，一次就到了加路蘭風景區。我們站在那道寫著「東部最美的海岸線」的石碑旁邊，請路人幫我們照相，她軟軟地偎在我的肩上，照完了相又蹦蹦跳跳地取回相機。海風順著浪潮而來，撞在垂直的岩壁上，陡地上湧，站在崖頂的我們正當風口，她對著風大喊：「穩——住——」手牽得老緊，指腹互相按緊手背，掌心貼著掌心，恍然覺得汗有些寒涼。

她說累了，我們一起退回觀景涼亭。「你看，」她指向南側，我這才看見了「聖觀」。這是我後

來才知道的名字，當時，我看見的只是一座聖地，灰白如死的一座山丘，奇怪的是才下山腳，馬上就接著嫩綠的稻田。就在灰白與嫩綠交叉形成的界線中間，有一座紅瓦飛簷的建築，看起來是什麼寺觀。琪對那座寺觀很感興趣，我們當時也到附近去問過當地人，當地人只說那個地方叫做「聖觀」，可是沒有人知道那是什麼地方，裡面有什麼人。

那之後幾週，琪便被檢查出生病了。我們還是一起去看了幾次比賽，直到琪必須住院為止。琪的病時好時壞，我們買了很多種特效藥，每一種都很有用，她會從虛弱地下不了床，到可以和我在醫院前的草坪丟棒球。然而每一種藥到了最後都會無聲無息，像是她的身體裡有一個看不見的開口，藥進去了，就什麼也不會發生，接著我們只好換一種藥。

「原來我是內野吸塵器！」她笑說。

吸塵器是我們拿來暱稱守備很好的球員，因為所有球都會乖乖地進到他的手套裡。

我想起一句流傳在打者之間的經典名言：當你低潮的時候，整個球場看起來就像一個巨大的手套。

無論你多用力擊球，它就是會被接到，你一點辦法也沒有。

我需要一場比賽。

今天，當我坐在球季開打四個月後，終於迎來第一場比賽的球場裡的時候，我並不為我成功地拉來一場比賽而高興。我一個人坐在球場裡，再過五十分鐘比賽就要開始了，今天打者們賽前練習的狀

況不好，很可能會是一場沉悶的比賽。天空晴朗，夕陽火紅，而此時西部正是狂風暴雨的時節，我曉得，他們是因為雨實在下得沒法打才過來東部的。

無論是什麼原因，我害怕的是，真正重要的時間點已經過去了。

我還是慢慢地走到中外野，坐在第四根探照燈柱底下。天色漸暗，球迷慢慢地圍攏在球場裡。就等兩邊大鼓聲一下，比賽就要開始。

賭局裡的老投手並不知道自己事關我的賭注。他不認識我，但對我一定有印象。我知道他賽前練習的時候必定在外野來回衝刺幾趟，這是維持爆發力的訓練方式，抵抗他隨著年月愈來愈慢的球速的唯一方法。他的曲球投得不錯，不過他最可怕的武器是滑球，它只比速球慢一點點，但進到好球帶的時候卻會猛然向左邊位移三顆球的位置。在他球速巔峰的時代，這顆滑球的威力更加驚人，和他搭檔的捕手說：「就算他明說要投滑球，打者還是會揮棒落空。」

投手的工作其實是欺騙。欺騙打者，讓打者用錯誤的揮棒節奏出手，揮在錯誤的位置。丟出很好的壞球，和很壞的好球，讓打者以為自己揮得到或揮不到。一個好投手在場上的時候，最無助的就是打擊區裡的那個人，他會被騙到手足無措，只能弓起身子，祈禱球不要飛過本壘板上空。

然而我和琪的賭局沒有任何騙術在內。老投手投球的第二個半局，他讓第一名打者揮出外野飛球被接殺，下一名打者打了一個游擊滾地球，但是游擊手失誤。

一人出局，一人在壘，輪到簽名球被我放在紅絨布盒子的強打者打擊。

整個聯盟的投手都知道，強打者的弱點在最外角、膝蓋高度大約兩顆球併排大小的那個角落，紀錄術語上，那叫做外角低。如果你可以精準地把球丟到那個地方，就算你的速度只有一百二十幾公里，他也沒辦法對你怎麼樣。當然，如果球速太慢，他可以滑移腳步去把球碰成界外，但是他沒有辦法把那裡的球打成安打，更別說是全壘打。老投手心裡想的一定也是這麼一回事。

B 120 內角偏低曲球

S 139 外角低直球

B 133 外側偏高滑球

F 129 外角低滑球擦棒界外

F 138 外角低直球擦棒界外

B 141 內角近身

F 139 外角低直球擦棒界外

F 130 外角低滑球擦棒界外

P 139 外角高直球……

很多時候，事情並沒有太多次機會。我贏了，所以琪收下了我準備許久的簽名球，以及我們的婚禮。在那個時候，我並不知道我將會遇到一個四個月都沒有比賽的球季，我也不知道天黑需要人陪的琪將獨自度過在醫院裡的好幾個夜晚。琪將手機放在病床床頭，吃藥的時候得小心不能把手機掃到地

上去。很多時候我一個人坐在日光耀亮的球場裡，做完了所有工作，我會很想念很想念琪。我打電話給她，學各種小動物的叫聲逗她笑。

琪第一次進手術房的時候是下午，天還沒黑的時候。我陪著她，和她說話。她說：「我覺得有點可惜。」

「可惜什麼？」

「我突然在想啊，聖觀好像會比加路蘭海岸好玩。」

我撫摸她的臉頰，和她保證我會去查查聖觀的資料，等她病好之後我們就一起去。她聽話地點點頭，眯起眼：「天黑的時候要回來陪我。」

「好。」我說。

今年球季的第一場比賽如我預期的有點沉悶。雙方投手的表現都不好，球投不太進去，但是打者也沒有什麼發揮。每局都會有一兩個人站上壘包，但是沒有人能回來得分。

第一局結束的時候，我撥了手機，電話轉到語音留言，我說：「一局上，保送、二滾、三壘失誤、保送、一壘方向雙殺打。好可惜喔，本來會大局的吧。」

就在盼來第一場比賽的今天，琪第二次進手術房了。上一次她就說她不喜歡消毒水的味道，也不喜歡冰涼的金屬床架，可是她喜歡寬鬆罩著的綠色袍子。上次手術完之後，我們回到家，她的身體一天天好起來。那還是去年的事情，我們一起去看了去年的最後一場比賽，她變得比較安靜，可是仍然

很興奮。她偃著我看球，出現三振或安打就在我懷裡鑽動。那天我沒有記錄，我的手掌在她的臉頰和頭髮上拂動。那天夜裡，我們緊緊地抱著對方，然後互吻。我脫掉她的上衣，輕輕握住右邊的乳房。她閉著眼，歎氣聲綿軟而歡愉。我把手移到她被剝平割除的左邊乳房，那裡有一些癒合的怪異表皮，像是燙傷之後的肉芽，我撫摸著她，掌心有陌生的粗糙也有熟悉的滑膩：「這樣是什麼感覺？」

她先是咯咯地笑，接著停了下來，最後是搖頭。

我笑說：「沒關係的。」

「天黑了。」琪說。

我把她抱緊，啃嚙著她圓潤的肩頭。

再快的球也是要通過好球帶的。

我所能做的只是等待，等球進來，孤注一擲地揮擊，知道自己幾乎不可能打中，可是不能不揮棒。

關於「聖觀」，它的資料非常好找，因為網路上只找得到一篇文章。但是它的描述十分怪異，它說聖觀是：

沒有半個文字的寺觀，像一張沒有五官的臉，沒想到不只是五官，裡裡外外這聖觀真是「不立文字」。我走過方形石板拼地，跨過俗紅門檻和同色門柱，就進到了並不寬敞的主殿。加上兩旁的偏殿，這裡總共祀著三尊神像，然而沒有任何文字提示，我完全認不出是什麼神。香爐前邊有人捻香拜

伏、有人跪著誦經（只有脣形在動，沒有聲音……）、也有人在整理神桌香燭，但詭異的是，所有人都是靜默無聲的。

沒有半個字、沒有任何一點聲音的寺觀？

我告訴琪我找到的資料，問她：「妳真的想去？」

她點點頭。

「可是妳那麼聒噪。」我捏她的臉頰。

她笑著抗議：「總會有安靜的時候嘛。」

到了第四局，這場比賽才總算有了比較讓人振奮的畫面。投手先是四壞球保送了第三棒打者，又對第四棒投出觸身球。所有的球迷都在猜測接下來將要發生的事。有點看球資歷的球迷就知道，第五棒打者的特點是，他喜歡追打低角度的球，尤其是小腿腹那個高度。他的每次揮擊都是一次豪賭，因為如果精確擊中，他的力量可以把球帶到最遠的全壘打牆之外，如果沒有擊好，球就會在內野滾動，腳程很慢的他不但自己會被刺殺，還會連帶多死一個壘包上的隊友。

那就是雙殺打，我們稱之為「投手的第一志願」。

S 143 外角高直球（醫院裡晝夜不熄的燈光）

B 146 內角高偏內直球（如果我們用完了所有特效藥）

F 120 內角低偏內變速球擦棒界外（一個倒數計時的遊戲）

……（一個關於欺騙的運動。騙過物理定律，騙過命運。）

「他把球打到中間方向，在游擊手和二壘手之間，」我對著電話的語音信箱說：「游擊手撲下去，把球攔住，雙殺是沒有機會了，游擊手起身快傳到一壘……」

琪沒有跟我說再見，她只是跟我說：「對不起，今晚不能跟你去看比賽了。」

我說沒關係，我說琪妳願不願意跟我打賭。我的三個預言，只要中一個，妳得答應我一件事，任何事。我們對著中外野的第四根探照燈柱發誓，讓這場歡騰的、充滿大鼓、汽笛與哨子的比賽決定我們的命運。他們一無所知，球員乘長途車而來，身體痠痛，不過他們會努力打一場不沉悶的比賽，讓我的「日記本」能夠填上一些漂亮的東西。

醫師說：你還是離開醫院幾個小時吧。

一年多來，醫師已成了我和琪的朋友。

我反問：去哪裡？做什麼？

醫師說：去看場電影，去讀本書。什麼都好，在這裡你只會愈來愈焦慮。做點什麼轉移注意力。時間到了，我會打電話給你。醫師說。

時間到了。從我們住的地方騎車到加路蘭海岸要四十多分鐘。從琪上班的貿易公司騎到球場要十五分鐘。從加路蘭海岸散步到聖觀也許只需要十分鐘。投手投球出去，進入好球帶的距離大約十八公尺，以一百五十公里的時速來算，只需要零點四三二秒。

於是我騎著車，從醫院到球場，這條路線我慢慢地熟悉了。我知道今天晚上有比賽，比我知道琪病情惡化，必須進手術房知道得更早。那是我的球場。我用肩膀頂開外野側邊的鐵門，拍掉身上沾染的鐵鏽，心裡對於琪不能和我一起觀賞今年的第一場比賽不知該有什麼感想，也許只是一點麻麻的感覺。我反剪雙手等球迷和球員就緒，確保七點以前的器材燈光一切完好，七點之後，我坐在中外野第四根探照燈柱底下，逐球逐球填寫「日記本」，然後整理比較精采的部分，逐局打電話給關了機的手機，對語音信箱播報戰況。我不是專業的球評，不過總算是工作了這許多年，學會了一點。

琪，如果我賭贏了，我們要一起去聖觀。如果我輸了，我也會請妳考慮答應我的這個請求。我想那是一個對我們兩個都好的地方，我們不能一直在球場裡，哪也去不了。

到了我們想安靜的時刻，我們必須離開球場。

我絞扭著手指，場上的任何細微改變都會連鎖到結局，連鎖二十七個出局數之後，就會出現勝負。

這篇網路文章說：在聖觀裡住久了，會開始流失記憶，流失語言，變得不會說話。那很好，我們不要說話，我們只要抱著、牽著，直到忘記了對方，不明所以地站起身來。忘記了主宰整場比賽的隱形方框，好球帶。忘記了比賽，忘記了這莫名加諸、不知何時才打算離開我們的命運。

這是倒數計時的遊戲，這是欺騙的遊戲：琪，我們還有零點四三二秒，可以一起騙過這個世界。



完美的短篇小說

◎ 李喬

〈倒數零點四三二秒〉，就「短篇小說規格」說，是完美的作品。敘事觀點精當，人物一顯一隱兩位，語言精簡而冷然。結構凝聚時空於一點，恰如其分地隱喻了「時間——生命」的「投打關係」。

兩人物性格的自然描述很成功。主題不予勉強擠出；時間壓力，生命律動，命運痕跡，巧妙地浮現出來。

「聖觀」的設定比較隱約；或許可看做與球場浮動喧囂的對比吧？或者那闐寂無聲，是生命歸宿的暗示？

或者指為本作厚度不足，倒也不盡然。文題教人十分緊張。「再快的球，也得通過好球帶」，「世界上每個地方的好球帶都不一樣的」，「非自己能為力，要等」，「我需要一場比賽」——處處有妙趣。是一篇好小說題材。